





一位  
摄影  
师  
的  
兴  
趣

树  
的  
变  
化

一叶  
世界

贾克著

浙江大学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一叶一世界/贾克著. —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  
2004.12  
ISBN 7-308-03949-8

I. 一... II. 贾... III. 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  
IV. 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98012号

# 一叶一世界

出版人: 蔡袁强  
责任编辑: 汪泉  
装帧设计: 严奇  
责任监制: 闵旭红

## 浙江大学出版社

(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 310028)

网址: <http://www.zjupress.com>

E-mail: [zupress@mail.hz.zj.cn](mailto:zupress@mail.hz.zj.cn)

杭州好而美彩印有限公司印刷

新华书店经销

889x1194毫米 16开本

7.25印张

字数: 49千字

2005年2月第1版 2005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7-308-03949-8/B·056

定价: 98.00元

# 序

秋山空灵，玉树临风，霜花凋落了满树黄叶，枝头挑起了千盏万盏“红灯笼”，不求世俗喝彩，惟听高山流水和鸣——这是贾克影集中一幅令人感动的作品《秋实》，当然，令人感动的作品在影集里还有很多很多……

怪了，树能感动人。

贾克是一个对人率直，对事十分较真的男人，惟有对树——看似只有生命没有感情的树倾注了侠骨柔情。树与青山为伴，树与碧水相融，树为人类遮荫，树与鸟雀为邻。一树一生灵，一树一世界，贾克把自己融入树群之中，用镜头为我们讲述树的故事；贾克的镜头展现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绿色家族，那个比人类社会不知悠长多少世纪的绿色家族。讲述了他们是怎样用五彩缤纷装点着大千世界，用枝枝叶叶托扶着芸芸众生。

面对着这些镜头表现出来的既有生命又有情感的树的倩影，人类该作如何反应？

贾克给我们出了一个“刁钻”的课题……

贾克与我是同龄人，早年去了油田，曾是身穿竖条蓝棉袄，手握刹把子，在地球上打窟窿的那种。记忆中从头到脚一身的豪迈，印象里是满脑门子的聪明、灵巧。后来回城进了报社，喜欢上了摄影，于是纪实、人物、风光、景物，一路走下来，感觉人越发地沉静、细腻了。

第一次看到贾克的系列摄影作品，是一组西部风情图片。其中有浓浓的民间生活气息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韵味，有寻常百姓对于寻常日子的津津有味的执著和热爱。

看完那一组图片，他说想换换创作主题，问他怎么换？他说还没想好。

日子风一样吹过去，直到有一天，他拿了厚厚一叠图片给我看，很满足地说：我要讲一个树的故事！

于是，就有了这本《一叶一世界》。

这里讲述的是树的故事，一半用作者的真情感悟着生命，一半用镜头下的光和影。

树是木本植物的总称，而植物属于生物的范畴，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现象，具有进行物质和能量代谢，使自身得以生长发育和繁殖的能力，只是，在这个活跃而寂静的生命世界中，并不知情为何物。

树，毕竟只是树。

终于有一天，到了人猿挥别的时刻。一只不肯安分的猴子从树上跳下来，趑趄趑趄地开始用后肢站立和行走，从此解放了前肢并且拿起工具，开始了从猿变成人的劳动。在那些日子里，树是人类生存环境中的重要部分，它直接影响和构成了人类最初的生产 and 生活方式，因而成为马克思所说的“人化的自然界”。于是，树有了枝干生长、花叶荣枯以外的生命。它以自己多彩的生命，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向度，走进了人的生命世界，这是两个生命的相遇、相拥、相伴而行。

树，不再仅仅是树。

从那以后，桃之夭夭，是爱情的火热；杨柳依依，是惜别的不舍。梧桐夜雨，愁云笼罩的是人还是树？古槐浓荫，游子牵挂的是树还是人？霜染枫林如醉，雪压青松挺拔，病梅含恨，斑竹有泪……人树久相依，草木亦有情。

1997年2月摄于陕西陇州桃春坪的《兰花花》。画面上两棵柿子树默默相对，一棵更强健些，一棵更柔媚些。相邻一侧的枝丫轻轻地搭在一起了，外侧的树枝则自由地舒展开，恰似一对舞者在天地间翩翩起舞；又如两个大言希声的智者，向世界演示着对立统一的哲理；更像一对情侣，默默地相互注视着，祷告着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。

2001年10月摄于内蒙古自治区额吉纳旗的《生命的挽歌》。这里有两棵树，一棵是胡杨，另一棵也是胡杨。一棵胡杨站立着，年年岁岁的风雨风沙，已使它满身伤痕，但不屈的生命，依然在死亡的沙海中高扬起一树金色的辉煌。另一棵已经倒下了，枯死了，没有一丝绿色更遑论生命的辉煌，但我依然尊敬地称它为胡杨。因为一位诗人说过：“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！”

2002年2月摄于吉林长春的《柳条边》。一棵高大的龙爪柳占去了画面的五分之四，在那枝叶掩映的树梢上，高高地而又稳稳地托着一个鸟巢。没有屋舍和炊烟，然而“家”的感觉却油然而生。那一抹夕阳烧出的橘红，我读作“家”的温暖；那一片蔚蓝如洗的天空，我看作是一家人高远而亮丽的未来；而那田垄间残留的秸秆和冬雪，似乎提示着我们眼下实实在在的日子，和那些日子里实实在在的艰难……

……

每一幅图片，镜头对准的都是树，只是那情思那思绪，岂是一个“树”字了得！

贾克以他丰富的生活阅历、深厚的人文素养和到位的摄影语言，给这些图片赋予了鲜明的文化内涵和人文情怀。《一叶一世界》带给我们一次不同寻常的“读树”体验。这体验就像雨后微风中的柳枝给这个浮躁的世界带来丝丝清凉……

一枝一叶总关情。

是为序。

王力平  
2003年10月28日于石家庄

◎◎目录CONTENTS



- 01/02 村口的喇叭
- 03/04 正月里来是新春
- 07/08 大红灯笼·古槐
- 09/10 泡桐·老奶奶·喇叭花
- 13/14 玉树临春风
- 17/18 老汉·独轮车·喜鹊窝
- 19/20 十里杏花沟·太行桃花村
- 23/24 春日
- 25/26 桃树·铁钟
- 27/28 梨花节
- 31/32 法国梧桐
- 33/34 绿桑
- 35/36 古城墙下的石榴树

◎◎目录 CONTENTS



海子的三重世界 37/38

乡间柏 41/42

香樟 45/46

老楸树 49/50

孔林柏 51/52

红柳·古河仓城 53/54

难忘额吉纳 57/58

生命的挽歌 63/64

白杨树下的家 67/68

西北汉子 69/70

高天流云 73/74

兰花花 75/7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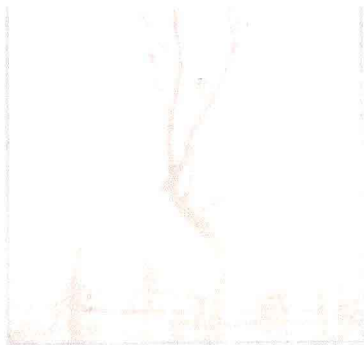
菩提树下 77/78



- 79/80 秋实
- 83/84 古槐
- 85/86 暮色中的舞台
- 87/88 又见刘家山
- 89/90 柳条边
- 93/94 老东巴树
- 95/96 黑龙潭倒影
- 97/98 戴月寻雾凇
- 99/100 冬日看树
- 103/104 西湖冬雨
- 105/106 黄河柳







## 村口的喇叭

太行山下的村子，在村口都挂着一两只喇叭。播种收获的季节，喇叭告诉村里人种子、化肥和天气的消息。平日里谁家的猪跑了，鸡飞了，该招呼孩子回家了，喇叭也会扯起嗓门喊一气。逢上喜庆的日子，喇叭里就更热闹了，什么河北梆子、河南梆子、山西梆子、流行歌曲，就像农家的喜宴似的七碗八碟一起端上桌来。赶上村里放一回电影唱一台戏，喇叭里兴奋的乡音会沿着山脚随着晚风飘到周围的十里八村……渐渐地小路上骑自行车的、走路的、扛板凳的都朝着喇叭涌来。

村里人的生活是真实的，谁家几口人、几间房、几头牛明摆在院子里。今年有个什么收成就围在房顶上。村里人的生活也是宁静的，天一亮，公鸡打鸣声、毛驴叫槽声、开院门声混杂在一起，声声入耳。夜幕里炊烟下，商议活计的、混骂说笑的、教妻训子的……嘈嘈杂杂地飞出小院、村头。“乡亲们！注意啦！明天晌女人们在家等着，乡里的计生干部要来咱村检查计生工作……”喇叭里的声音罩住了村子里的各种声响，约摸一顿饭的时间整个村子已变得寂静无声了。

（2002年春节摄于河北井陘）





## 正月里来是新春

陕北人爱过年，且十分热闹。正月初一拜大年，初五送穷鬼迎财神，之后正月里的闹红火便开始了。平日略显荒凉的山山梁梁、沟沟峁峁上一下子就变得热闹异常，走街串巷闹秧歌的，转九曲放焰火的，吹唢呐燃火塔塔的，山峁下、河滩上一派红红火火喜气洋洋。

闹红火的日子里，每当日头暖暖地撒在窑洞的院子里时，红红绿绿的秧歌队伍在“伞头”的引领下，唱着“正月里来是新春……”，走门串户地把喜庆的祝福送给村里的乡亲。





不知道是树启发着黄土高坡上的人，还是人感召着树，到过陕北的人都会发现，这里的柳树棵棵都像张开的大伞一样长在路旁、河边。正月里，这些尚未吐青的柳树撑着它的大伞，与“伞头”的红伞、黄伞、绿伞呼应着，欢跃的人群与腾起的黄风翻搅着，天地间，黄、红、青、绿、黑、蓝抹成了一块多彩的调色板。

这伞状的柳树是陕北特有的景观。因为柳树易活、耐旱、抗风，西北许多地区种植柳树很是普遍。陕北人栽柳有别于他处，当柳树长到胳膊粗的时候，初春里人们便将树顶锯掉，这样树顶便滋生出数十条枝芽，向四周齐头并进地伸展开去。几年后这些滋生出的枝芽便长得一般的粗壮，远看像一把撑开的大伞。据说这些新生的枝条细时可编筐编篓，粗时可盖房建屋。

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，一方水土也造就一方树。陕北高原土厚泉深，黄土地上蕴藏着顽强、卓绝而乐观的生命精神。这些生在梁峁下、河滩边，富有灵性的伞柳，日子久了渐渐地也就把陕北人的生命精神吸收到它们生命之中去了。

（2003年春节摄于陕北佳县）



## 大红灯笼·古槐

河北西部山区的村子里，每逢正月便是一年当中最热闹的日子。大街小巷张灯结彩，春联满目，高亢激越的河北梆子、拖腔的山西梆子在村头街口飘荡；“抬皇杠”的队伍浩浩荡荡再现皇家气势；“六合同春”、“吉祥如意”的井陘拉花（属北方秧歌的一种）扭得老人孩子合不上嘴，姑娘小伙相逐相随，喜上眉梢。

老槐树被人们敬尊为家族的老人，也加入到这欢庆的歌海花潮里来了。人们把各种式样的灯笼挂在树梢头，“老人家”也就高高举起宫灯、纱灯、南瓜灯照亮了院落天井，映红了村口小路。孩子们在老树下唱也好、扭也罢，人人精神，个个认真，他们心里都知道，“老人家”听过了他爷爷的爷爷的戏文，也看过了他奶奶的奶奶的“拉花”。有谁不愿意让“老人家”点点头叫个好呢？

（2002年春节摄于河北井陘）



